

影宋柳河東集

卷二十五之二十七
序記

庭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序隱遁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凌助教士燮蘇州吳人觀序辭

公尚在京師時作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

禮記儒有華門圭齋蓬戶甕牖

河

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

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

家本吳也

用漢楊惲家本秦也文法

欲歸而不可得遂構

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

詩

雨收除也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出環

堵禮記儒有一畝之宮坐入吳甸包山震澤

震澤中有包山亦曰椒山即春秋所謂太湖是也

夫椒是也震澤亦曰具區即今之太湖是也

縣南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論語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左傳成八年晉人

越人莊舄仕楚而病楚王曰舄越之鄙細人

也今任執圭亦思越否中期曰彼思越則慕

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詩序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又

曰國史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

其舊俗者也

固六義之本

詩序故詩有六義焉

羣公是以有

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一無羣公詩字萬州刺史韓某

子三人慎豐泰慎為温縣主簿公有誌豐字茂實泰字安平此

送茂實也新史附王叔文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為監察御史

故云遇于上京蓋在京師時作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

晉大夫羊舌職之子曰赤字叔向一字叔譽伯

華之弟也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

魯襄公三年伯華為銅鞮大夫代其父為中軍尉家語孔子聞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

死天下其有定矣春秋註綱
韞晉別縣在上黨○韞音題 匿德藏光退屠

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

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左傳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

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其親又曰殺親又益榮猶義也夫左氏作猶義家語作由義又

稱伯華曰多聞內植家語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

沒其世蓋銅韞伯華之行也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

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

上京貞元九年公中進士追用古道交於今

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

和而守節温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常績文著

書一作嘗又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弄切綜作大

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音澹他日當為

達者稱焉連上文意達者謂孔子也史記吾

今孔丘年少好禮其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

亦將焜耀於後矣焜胡本切今將浮游淮

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租于外天水趙

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

之道或始事或終義一本有先經以後經以

六字杜預左氏傳或先

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

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

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

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一本有豐之季弟泰知名

與余善十字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一本

無將入道三字

僕未冠求進士貞元六年公求進士聞婁君

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一作通數經

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崔鵬字元翰

知制誥罷為于衛尉于邵字相與稱其文衆

皆曰納言曾孫也婁師德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納言世稱為長者

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

書郎謫來零陵永貞元年公自禮部員外郎貶永州司馬零陵永州觀

婁君觀也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

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

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

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堅車良馬以驩于朋徒相

貿為資貿以貨易財也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

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

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

陬而姁媮莊子云卑陬失色○媮音虛媮音俞美也偷一旦之容

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

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今洪州即豫章今廣

州即南海也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

壽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往一作行僕聞而愈疑

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

類婁君之文學少一作不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

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旣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亟丘吏切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

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閭
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
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
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
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
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苦簞切雖夫其誰
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咀子與切
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
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

持之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以處則乖其
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
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
妄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

○伉苦浪切敵也伉一作能

務

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羲
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
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御史

中丞崔公時崔能為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

揚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之侯食一作饋日

命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漢書司

穿上下數千載間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

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

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

之說者楊子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諸儒乎如

而木舌駕猶傳也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太學立

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胃

子師

書命夔典樂教胄子

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

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

周禮秋官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

焉

皆用儒先

先猶言先生也漢有鄧先

而楊君之道未列

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

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

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

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徐從事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
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
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
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
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
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
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
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
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

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公嘗有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云今

不自料而序秀才即謂此也公此序與昌黎送廖道士序大意

同一

交州

漢交州統南海等九郡吳分置廣州而交州治交趾唐為安南都護治所多

南金

詩大賂南金張華見珠璣音幾珠不璫紀瞻等曰皆南金也

瑁

異物志云璫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如蓮條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器則莫

其鱗如柔皮音代瑁音昧象犀其產皆竒怪至於草木

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

麗葩披巴切而罕鍾乎人鍾聚也今廖生剛

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中一作內

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邪是

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

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

吾不謂之恒人也一作矣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昌黎集有贈元十八協律

詩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
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公嘗
有送浩初序云退之寓書罪余
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皆謂此
序也元十八未詳其名唯白樂
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
者疑即
其人也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

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老子

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余觀老子

道不同不相為謀者豈謂是耶

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
商楊朱墨翟申刑名縱橫之說漢藝文志九

不害商鞅也

橫家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

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

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

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

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一有而字悉取向

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

咸伸其所長而黜其竒衷。竒衷不正也要之

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

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

意乎古之守雌者

老聃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

一天下谷守雌一本作存雄

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

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

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

漢縣名屬零陵郡觀九疑郡國志營道南有九疑山

相似故曰下灘水漢武紀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注灘水出零陵灘力

支切漢書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

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

豐隆雲師

楚詞吾使豐隆乘雲兮是也

愬蜚廉

呂氏春秋曰蜚廉風伯名以寄聲

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

論語古之學者為己

是果有其人

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

公生於代宗大曆八年至德宗貞元五年

年十七舉進士九年登第十四年中博學宏詞科為集賢正字十七年調藍田尉十九年

拜監察御史二十一年順宗立遊鄉黨入太

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

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

謂學而為己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

憲宗即位

公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刺史十載刺柳州元和

一月正月始召公至京師所見學者益稀少

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

伯來景一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

昔之為文章者畢貫統畢一言未嘗詖孟辭

知其所蔽○詖彼義切險陂也行未嘗怪其居室恬然不欲

出門切靜也其見人侃侃而肅侃侃和貌召

之仕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

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

實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
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
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
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
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己居或
以匱己之虛一作或躡其塗匱乎己之虛或
蜀本云或以字下疑脫兩字

盈其廬孰匱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
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
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

游民間民無職事者

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

假浮屠之形以爲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

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屠

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

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

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

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

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固異夫假託爲者

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

敬歌焉而致其辭薛道州伯高也劉連州禹錫也公有道州文宣王廟

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禹錫亦有送僧方及南謁柳負外詩序云

予為連州居無何而方及至出襪中詩一篇以貺予其詞甚富留一歲觀其行結矩如教

益多之此序所以館焉而備其夫豈貸而濫敬歌焉而致其詞蓋謂此也

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昌黎

集有送浮屠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必請於縉

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貞元十

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

之詩然公之詩今無傳矣韓又
有送文暢師北遊詩意與公此

時序同作

昔之桑門上首桑門也表宏云沙門漢

無為也東漢楚王英奉黃縑白紵諸相國曰

以贖愆罪詔報曰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

之盛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支遁

字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許詢支遁

等皆以文義冠世竝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

嘗與同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謝安傳安

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
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
意道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

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遠灑師東晉釋

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遠灑師慧遠也

住廬山廬山記云遠法師送陶元亮休上人

陸脩靜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宋桑門惠休姓湯氏宋書謝靈運孫超宗隨

父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又文

選有休上人詩與鮑昭明遠詩相其所與游

接意明遠亦當時與之游從者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

見解竝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宗門有三印

泥與儒典竝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

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

蓮經偈云世尊慧燈我聞受記意歡喜充滿

如甘露見灌華嚴經頌云蒙十方一切佛手

以甘露灌其頂味字則維摩經所謂出家味讀誦
食而以禪悅為味涅槃經所謂出家味讀誦
味坐禪味一作志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

宜有大士躡虛而西驅錫逾紀年紀十二而

秦人蒙利者益眾秦謂長安雲代之開雲代二有

靈山焉靈山即謂五臺也與竺乾鷲嶺竺乾鷲嶺

二山名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

步武則勤求祕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

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陸音垂將欲與文殊不二

之會音預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

留也天官顧公貞元十八年顧少連為吏部侍郎吏部乃天官也夏

官韓公韓臯為兵部侍郎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

劉公一無劉字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一有鑿習字

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

以詩佇立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

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

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

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

屠之事者比比有焉○比薄必切次也上人之往也

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茂衣被之贈釋典

有衣被○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盡亦釋典

徵其歌詩以焜耀迥躅海玉切迥作迴偉長德璉

之述傳長德璉以此燕趙魏幕僚也魏志云文帝為五官將山陽王粲字仲宣

北海徐幹字偉長汝南應場璉音輦璉擅重乎祀哉

庶欲竊觀風之職焉知鄭志耳見左傳襄二十七年

知鄭重耳重耳

送巽山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重巽居

典詩又嘗有麟巽上人贈新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其上人也其道

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作好一求其道積

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州即永

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

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

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况其意乎今是上

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作論一推而大之逾

萬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

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至虛之極則蕩而失

守辯羣有之夥

胡可切齊謂多為夥

則泥而皆存者

泥○

去聲

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

者於吳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

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

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

鄭中書不詳其人以時考之當是鄭綱也舊史綱傳憲宗即位遷中書舍人俄拜中書侍

郎與杜黃裳

洎孟常州

孟簡字幾道元和中拜諫議大夫以悻直

出為常州刺史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為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音

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

蓋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

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

柳公綽拜御史中丞李吉甫當國出

為湖南觀察使

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

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

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

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胡卧切由夫人之

倡洞庭之南竟南海

竟一作競

其士汪汪也

士一作土

求道者多半天下

一有而字

一唱而大行於遠者

一作焉字一作大行乎遠

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

羣蟄之有雷

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羣一作居

不可

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陳長方曰子厚作序

皆平平惟送浩初一序真文章之法乃柳州時作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

與浮圖遊

紫○嘗音也

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

礎為湖南從事元和六年

請告省其父東都

退之又寓書罪余

時

之官東都今韓集逸此書矣

且曰見送元生序

謂送元序八山人序

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

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爽一作盡不與孔子

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

墨申韓皆有取焉揚子曰莊周蕩而不法墨

化是揚子嘗取之矣皆一作亦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

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

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史記飛廉生惡來多

秦之大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吳王闔廬之

曰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非所謂去名求

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

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

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

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

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音韞吾之所以嗜浮

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未必能通其言也

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愛一作受不爭能樂山水

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

為務以相軋也組綬屬所以繫印乙黠切則舍是其焉

從馬於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闢

虔切

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
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
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
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
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
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暉南遊序

并引

劉禹錫

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
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爾

繇是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

者皆無赤髭白足之侶高僧傳佛陀耶舍為人赤髭善解毗

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耶沙又釋曇始足白於面雖跋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

和尚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

來宅內視曾中猶煎煉然開士元暲姓陶

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資於毗

尼禪那極細牢之義於中後日習摠持之

門妙音奮迅願力昭答雅聞予事佛而亟

來相從或問師隳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

推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身羸老將至
而不懈始悲浚泉之有冽今防墓之未遷
塗芻莫備薪火恐滅

莊子老聃死云云指窮於爲薪火傳也

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姓歸佛盡爲釋
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
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斷思今聞南諸
侯雅多大士思叩以苦調而布其末光無
容至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說已力不足而
悲有餘因爲詩以送之庶幾踐霜露者聆

之有惻詩曰

寶書翻譯學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
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
無為理濡露猶懷罔極情從此多逢大居
士何人不解解珠纓

送元暲師序

○暲古老切韓本送玄舉師歸幽泉寺序在此

下序云元暲持劉禹錫詩引於此篇前來

今故附禹錫詩引於此篇前來

錫與公永貞元年同貶貞外司馬劉為朗州公為永州此序永

州作也次前篇

當元和六年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

言未嘗不讎

讎猶中也

元暉師居武陵

武陵鼎州

有年

數矣與劉遊久且暉持其詩與引而來

劉夢得與

公永貞元年同貶負外司馬劉助州公永州元暉時自朗來永

○暉音匿

余視之

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

觀世之為釋者

世字或作近世二字

或不知其道則去

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暉衣粗而食菲

○粗七胡切

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

土無族屬以移其哀

無下有他字

行求仁者以冀

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

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

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慢武半切訑徒旦切訑縱意莊子天知

子僻陋慢訑一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

暘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暘陶氏子

元暘本其上為通侯通侯本徹侯避武帝諱改為通侯陶侃事晉封

長沙郡公是為高士侃曾孫潛東晉為儒先

生一無生字一本生作賢要之資其儒資一作見

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承其侯故能與

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
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叙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在永
州作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
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
者謂流文
中國也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

之至莫尚乎般若

若○般波末切
若而也切

經之大

經一
作道

莫極乎涅槃

滅○涅槃
於雙林樹下入般涅槃為母

經云昔佛示

摩耶
人說法

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

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
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
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
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
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
義讀論悅三觀之理○觀古玩一切圓覺經云
三種淨觀一云色受想
乃觀此三空
名之三觀
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
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
廣菩薩大士之為雄修而行者之為空

行一作得

蕩而無者之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
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
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
桂林桂林即桂州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
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

文郁師公之族序云挾
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蓋

公時在永州而師
來也序一作引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
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

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

讀孔氏書為詩誦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

事矣作事一士又遁而之釋背笈篋○笈及葉切負書箱懷

筆牘牘書版也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翛翛然樸

狀物態搜伺隱隙與隙同隙阨塞也登高遠望悽愴

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

被緇艾緇艾衣如艾色也茹蒿芹志終其驅吾誠怪

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女居

註二切楚詞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

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
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
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
行返還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作之年
月未詳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
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
狷以離偶狷古顯
古縣二切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
一也或有
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

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
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
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
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
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
曰為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序云退使孺子執簡

而序之與前送楊郎中使還沛州序稱童孺同意負外郎劉公

其名未詳濬一本作璿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

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

佛經曰慈意妙大雲

而

上人不勝顧復之恩

詩顧我復我

退懷省侍之禮

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

征右司負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

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

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

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

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

者歟觀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

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

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

乘韋左傳僖三十三年秦人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

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二犒師註乘四韋先韋乃入牛魯侯之贈後

吳鼎左傳魯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督揚晉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晉侯先歸公

享晉六卿于蒲圃贈荀偃東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註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

以為名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衆一作後故乘韋

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記官署

監祭使壁記

註具本篇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檀弓上篇之文禮謂俎豆牲牢之屬

是

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

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

周禮祭僕

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率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

勞之誅其不敬者戒具牲物

漢以侍御史監祠

漢百官志侍御史凡

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遺失則劾奏之唐開元禮皇明

開元中張說以顯慶禮註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蕭嵩等撰定號大唐開元

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

官有不如儀者以聞舊史職官志監察御史

服不敬則劾祭官新史志云監察御史泣其宴射習射及大祠中祠視不如儀者以聞

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肅宗上元二年改元寶應

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興元元年祭使

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

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

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

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

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禮記法施於民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不肅

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

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

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

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唐志先

牲凡祭祀省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

考閱馬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

本氏

史關太史盡死執簡以往簡謂簡策故其棗盛牲牢酒醴菜果

之饌音○棗盛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竿琴瑟

擊之樂書○夏擊鳴球註夏擊即執鼓所以止

奠奠綴兆之數釋名所以懸鼓者橫曰奠綴

也綴謂舞者行列相連綴也兆謂必具于庭

內樽彝罍洗音○罍洗俎豆醜等之器酸竿鬱

益年音賈音駕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

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役一咸

引數其實

引數一本
作列若

設筮朴于堂下以修官

刑書鞭作
官刑

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

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

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

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瘞亦

埋也。燔音煩燎
音了瘞於例切

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

方祀貢之物

飭一整也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
用一曰祀貢註祀貢犧牲包茅

屬之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

牛羊毛滌之節

周禮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
祀用黝牲毛之陰祀各以方

之色牲毛之毛之取純毛也禮記帝牛必三
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滌牢中所搜除處也三

宮御廩之實穀梁傳相十四年甸粟而納之
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

師掌田之官三宮夫人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

之長居是職貞元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舊史

貞元十九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崔遠入臺近
不練故事違式流崖州十二月監察御史韓

愈李方叔皆得罪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

中山劉禹錫禹錫亦拜監察御史始復舊制由禮與敬

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

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

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四門學者始於後魏時以周人四郊

之制遠遠故置四門而唐又合之於大學至是柳立武儒衡歐

陽詹為之按韓文有歐陽生哀詞序云貞元十五年冬詹為國

子四門助教則記之作當在十五六年間也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

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

禮記祭義天子設四學註四學謂四

郊之虞庠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書命夔典樂教胄子胄子國子也今

云祭統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

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

之位焉東漢志蔡邕明堂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配上帝者也謹

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釋之學

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云云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

通合之義也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

入南學以貴信入西學以貴德入北學以貴

爵貴一作尊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

北學尚賢而貴德帝入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

教焉賈誼舉大戴禮保傳篇帝入學之教於時政書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

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云云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故

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叅明堂之政原

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

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北史劉芳傳太和十年發教立四

門博士於四門置學古之四學本在四郊至是以其遼遠故始置于四門隋氏始

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

省至三人負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

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

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

者舊史志四門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教文武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之子

為生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舊史又云若庶人之

子為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學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登第者加階放選也使

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

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學記入學

擊鼓篋孫其業也榎楚二物收其威也註鼓篋

也二者所以朴撻犯令分其人一本無而教

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

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

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

于朝者賀祕書由是為博士

舊史賀知章舉進士初授國子

四門博士遷太常博士

歸散騎由是為左拾

遺

歸崇敬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

高等授左拾遺德宗時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

舊制以拾遺為八

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

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

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

柳立始以前進士

貞元十年立中進士

求署茲職天水

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

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

於方輿公方輿公諱僧習後魏時為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輿公蓋公之八

世祖一本無於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貞元九年與

儒衡同舉進士一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

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

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武功縣屬京兆序言貞元十五年承

羈壁壞官署舊記皆逸後三年
陳南仲居是官乃因其族子孳

持地圖求為記蓋十八年也公時為藍田尉

殷頌曰邦畿千里

商頌之文

周制千里之內曰

甸服

王制千里之內曰甸服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穀梁謂之寰內諸

侯為王內臣

穀梁傳隱元年祭伯來寰內諸侯非有天子命不得出會諸侯

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

二十有三縣

唐之京師古雍州之地秦之咸陽而漢之長安也唐屬關內道

云京兆尹理京師在隋時領大興長安新豐鄭華陰藍田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涇

陽雲陽三原宜君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

一幅負之廣其猶古也

詩商頌幅負既長縣註幅廣也負均也

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

唐制畿縣丞二

人正八品下

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

相

漢表丞相秦官有左右高祖置一丞相後更名相國

今尚書有左右

丞

唐制尚書省令一負左右丞各一負

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

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小大其

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

有釐之地

釐后稷所封之地周紀所謂封棄于郃是也○釐與郃同音胎

秦

作四十一縣釐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

漢志

右扶風有釐美陽武功三縣至是合而為一故武功為甸內縣最大

蓋嘗為稷

州已而復縣

武德三年以武功好時盤屋扶風四縣置稷州蓋因后稷所封

為名貞觀元年州廢縣皆屬京兆天授中復置稷州大足元年又廢如初其土疆

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

周禮大司徒辨其山陵川澤丘

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註土高曰丘陵墳衍

其植物豐

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

詩生民藿之莛菽莛菽蒹蒹又曰誕

降嘉種維秬維秠註莛菽戎豆秬黑黍秠其稗二米○秬音巨秠音丕藿胡各切

人善樹藝

孟子曰稷樹藝五穀

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

雅之遺烈焉

上民生所云秬秠藿菽見詩也

貞元十

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

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
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
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
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
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
以上七一作士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漢高五年詔曰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異曰秦民爵五
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七大夫公大夫也爵
第七故謂之七大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
夫公乘爵第八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

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度

哉一作吾庸為之記云

盩厔縣新食堂記

水曲曰盩山曲曰厔縣屬鳳翔府

盩音舟厔音室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

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唐自天寶亂後

兵政紊蕩肅宗時京畿之西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畿內皆恃勢凌暴

民間苦之此公謂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肅宗

西郊捍戎者也乾元元年至德宗建中四年為二十六年是歲李希烈反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

京師德宗如奉天西
郊之屯至是去矣

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

荒棟宇傾圯又十有九年

自建中四年至貞元十七年為十九

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

周禮祭祀之聯事賓客之聯事

聯事謂通職也

離散而不屬

之欲切

凡其官僚罕或

覲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

功一

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財以構斯

堂其上棟

易上棟下字以避風雨

自南而北者二十有

二尺周阿峻嚴

周謂四周

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

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

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

既成得美財可以為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

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

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

事之要筵席肅莊樽俎靜嘉一作邊燔炮烹

飪○炮與魚同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

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晉語

使魏絳反役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

王之內邑且官有職屬一本無則宜統會以

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
是以肅焉而莊術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
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
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
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貞元二十年作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
一本無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
戎字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

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

中丞者若干人唐初諸使未嘗加御史之名

重故有兼御史中丞者德宗時置東都畿觀察而

以留臺御史中丞為之建中又以為御史中

丞一員為理區使故兼御史中丞為使者不

一嘗自開元初考之至貞元二十年間其有

兼中丞為節度使者曰楊國忠曰令狐彰曰

宗正卿琬曰盧羣有為節度觀察使李栖筠曰李

道昌有為節度觀察使者曰張獻恭有為觀察使者曰吳希光曰張愔有為節度使者曰袁滋有

為節度使留後者曰田悅明皇幸蜀有為置頓

關道使者曰韋諤曰宋若思是皆兼中丞者

也此外又有自為中丞出為使者或既決囚徒

或賑恤水旱或黜陟官吏又有兼御史大夫

而使者或為節度或為轉運度支鹽鐵或為

防樂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

遠人一本而下固王略左傳侵敗王齊風俗

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內音堪拓定于外音托

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

蒞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

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

以知也一字無武公以厚德在位貞元二十年

史中丞時以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

詳整稱重

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

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公時為監

云其且曰由其號號一作各而觀其實後之居於

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唐都長安屬關內道管

華同鳳翔邠坊商在京畿之四

維洋雖屬山南道而與京兆接

故關驛在焉新史百官志駕部

掌傳驛驛有長舉天下四方之

所達為驛千六百三十九今記

所載驛凡四十七蓋邦畿之內

者也大曆以來始命御史為之

使而印未刻至是韓泰始鑄印

而公為之記次前篇亦貞元二十年作也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

邦畿之內畢一作必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

于近關覲一作入則皆重足錯轂錯交錯重平聲以

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徵召也布政於下國者

出于甸服王制云千里曰甸服而後按行成列剛切

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

重自萬年至于渭南萬年渭南皆屬京兆府其驛六其

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周官文法潼關在華州華陰自華

而北界于櫟陽

櫟陽屬華州

其驛六其蔽曰同州

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

灞水出藍田谷西北

入於渭藍田京兆府縣

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

關自長安至于盩厔

長安屬京兆府盩厔初屬京兆後屬鳳翔府

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

功而西

一無而字

至于好時

武功好時皆京兆府縣。時音止

其

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

至于華原

渭水出京兆華原京兆府縣

其驛九其蔽曰坊

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

咸陽奉天皆京兆府縣

其驛

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揔而合之以至

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

夷人往復而授館者周語司里旁午而至傳

吏奉符而閱其數傳吏謂驛吏古者出入關皆合符而去縣吏

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

望迎勞之禮周禮置有寓望註境界之人無曠

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飲餼

饋餼於據切燕食也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

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

貨一作列利權入其於是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

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大曆十四年兩

京以御史一人知驛號館驛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

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

一作校之絕句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

事者有勞焉一無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

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

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

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

馬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

陽韓泰告于上秦字安平貞元二十年始鑄

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

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

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一本有使字公

記是時作

唐制嶺南為五府五府謂廣州安南桂管邕

府部州以十數部猶也其大小之戎大戎小戎皆兵車也

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又曰小戎從後行者謂

戎之小號令之用號今一字一作名字則聽于節度使焉其

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流求訶陵二國皆南番西

抵大夏康居大夏康居西域西漢環水而國以百

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嶺南節度兼押蕃舶使○船音白大舟也

內之幅員萬里幅員註見前以執秩拱稽時聽教

命左傳僖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名吳語曰擁鐸拱稽註云拱執

也稽計兵名籍也一本作以外之羈屬數萬

里外謂所管羈縻州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

工使之重有谷下一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

周官五禮吉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

凶賓軍嘉詩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註牛羊豕為牲

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一曰饗熟食也

餼也嘉樂好禮左傳嘉樂以同遠合疏軍有

犒饋宴饗勞旂勤歸詩出車以勤歸以羣力

一心於是治也閑閤階序閑閤也爾雅衙門謂之閤東西墻謂

之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一作

棟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

元和四年馬摠

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使八年
自桂管觀察使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

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

取子侯切其位公北向賓眾南向一作公北

向賓南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庫

側爾雅西南庭廡下陋一作日未及晡日加

晡音則赫炎當日汗眩更起而禮莫

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

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

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輿也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

纛

幢幡牙旗纛古用稗牛尾今軍中

阜旗名阜纛○幢傳江切 金節析羽

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

旆旗旗旒

周禮軍吏載旗百官

載換又曰熊虎為旗鳥隼為旟全羽咸飾于
為旒析羽為旌○旒音遂旒一作旒

下鼓以鼗晉音墳金以鐸鏡周禮夏官諸侯
執賁鼓軍將執

晉鼓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鼓人曰以賁鼓
鼓軍事以晉鼓鼓鼓金奏以金鏡止鼓以金鐸

寸通鼓註大鼓謂之賁長八尺晉鼓長六尺六
寸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

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郡僚將校士吏咸次

于位卉裳芻衣卉芻皆蠻夷所服書鳥夷卉
服卉草也芻氈類織毛為之

蓋西胡毳布若今氈及胡夷蚤蠻○蚤音誕
南夷曰

蚤睢盱就列者睢盱張目貌字林睢仰
目盱張目○睢火佳切千人

以上劔鼎體節劔盛羹之器體謂全體
節謂支節○劔音刑燔炮

載灸載側大醫也灸灸肉○羽鱗狸互之物沉

泛醜盎之齊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醜三曰盎齊四曰緹

而翁齊五曰沈齊注云泛者泛然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醜者色紅赤又云沉者成而淳沉

齊才醜他禮切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謂七德舞九功

類舞之服夷之伎唐有西涼伎天竺伎龜茲伎安國伎疎勒伎康國伎之類

楔擊吹鼓之音○楔先結切亦作戛吹去聲飛騰幻怪之

容幻怪如魚龍曼延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

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嶺南

府節度兼五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

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

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

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二年宋華元

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漢霍去病為侍

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齋數猶克

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

金石訪一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

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云無

邠寧進奏院記

具作之年月見本篇

凡諸侯述職之禮孟子諸侯朝于天子曰必

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周禮春

秋見曰覲修容也會計為交政之所孟子曰孔

謂修其儀容也會計為交政之所孟子曰孔

當而巳矣會計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王

方伯為朝天子者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

縣內視元士註給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

沐用其在漢制則皆邳以奉朝請漢法諸侯

秋見曰請文帝紀云至邳而議之顏師古註

禮切與邳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太曆

同至也

年五月諸道邸移在上都政以之成禮於是

者改爲進奏院詩率由舊章皇帝宅位十一載

具由舊章也章典章也書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德宗大曆悼邊氓

十四年即位至貞元五年十一載

之未又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即寧王

張公爲能貞元四年吐蕃三萬騎寇涇邠寧

慶副元帥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檢校刑部

尚書兼邠州刺史邠寧節度觀察使代韓游

環史不載獻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漢

帝謂季布曰河東吾統瓜牙之職詩祈父子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規一作

制高其開闕左傳襄三十一壯其門閭以奉

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

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

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四年九月吐蕃

寇寧州獻南率眾禦之斬首百餘級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

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周禮旅賁氏凡祭祀會同

賓客則服而趨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

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

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閭

闔楚辭排闥闔而望予薛綜註登太清仰萬

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閒楚辭

云蒐兮來歸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註天門九重使虎豹執其關閉轅

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邠寧

之能政也邠一作助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

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

險西陲一作捍敵西陲而戎虜伏息獻甫至鎮斷山

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尋又遣兵馬使魏光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

眾畏不敢入寇茂功溢于太常茂一作戎盛烈動於人聽

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事具本篇

御史大夫嚴公

貞元十五年以興州刺史嚴

節度使礪本梓州鹽亭縣人

牧于梁書華陽黑水惟梁五

年

自貞元十六年至嗣天子貞元二十一年

貞永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

舉一作用王制諸有功于民者加地

進律漢書循吏傳二千石有治以親諸侯謂

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新舊傳皆不

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漢書百官表謁者掌

謁者後常以來錫公命左傳文公元年天王

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門公

於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

許而相與怨咨而字上遑遑如不飲食於是

西鄙之人西一作四密以公刊山導江之事密一作私

或無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棊山其

公字

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

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

之一無患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無一

土字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桓

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

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郎到切窮

冬雨雪一作水潦于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

踣騰藉漢書相枕藉死在下曰藉血流棧道

糗糧芻藁填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一藉

枕作 餽夫畢力 ○餽音運 守卒延頸嗷嗷之聲

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之

西 作之一 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

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

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 ○僦即

由是轉巨石什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 兮馨

切 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 ○畚音本

易甚朽壤 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

二百里焚巨石沃醢以碎 乃闢乃墾乃宣乃

之通溝以饋成州戍兵

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

湍悍○殺所界切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

決去壅土䟽導江濤萬夫呼拚莫不如志雷

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為安流澹一作淡

烝徒謳歌詩烝徒楫之烝衆也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

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

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一無矧公之始來屬

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音單飢饉昏札左傳

昭十九年札瘥天昏註天死曰札死徒充路

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

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

公命屯田師有餘糧一本自師有餘糧下無四十字便與杠梁以成

相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

音續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

傳館是飾總切傳直旅忘其歸杠梁以成杠一作虹

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

出四方之力方一作人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

職官且有非字下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

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捐損貴位率忠與仁以

厚其誠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

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

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左傳昭元年

障大澤顯帝嘉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一馬禮

之封諸汾川西門遺利史起興歎史記西門豹

官而水死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為鄴令發民

鑿十渠引河水灌民田皆慨名聞天下

澤流後世漢書溝洫志魏文侯時西門豹為

王祝曰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

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獨二百畝

是惡田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

起智也於是以白圭壑隣孟子不與曰孟子曰圭

道也是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

過矣吾子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

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

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全義本名臨源大曆四年更名屬桂

州集有送盧遵序云以余弃桂南服來從余五年矣蓋遵遊桂

在元和四年其為全義四年後也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循而

習之爲非一作賢之興而愚之廢 恒人猶且

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

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

功愚莫大於恠且誣音恠桂之中嶺而邑者

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盧

係人公之內弟也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

其門人一門字無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

於今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

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一本迴字下遵曰是

非恠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

思下一有以字

反

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

羣一有字

吏叶厥謀

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間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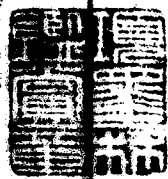
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途由道廢邪

一作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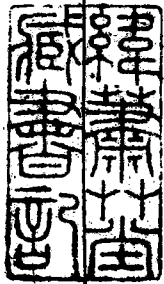
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

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世綵廖氏
幼穉家鷄



而類風

河東

集卷第

五

七

璽

真

記亭池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一本無楊

中丞三字永貞

譚州司馬過

九年

弘農公刺潭三年

楊憑字嗣仁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九月自太常

少卿為潭州刺史

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

或作三里

丘陵林麓距其涯

丘土之高者林屬於山為麓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牧

外謂之野野

垣島渚洲交其中

垣小渚海中

外謂之林
曰島水中可居曰洲又小

其岸之突而出者

洲曰渚

○垣音遲與坻同

○

水縈之若玦焉玦如環池之勝於是為最公

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

選者譙國戴氏曰簡晉史戴逵譙國人簡其裔也為堂而

居之而下堂成而勝益竒望之若連艦縈

艦音艦也與波上下就

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櫛音櫛

皆木名櫛似杵被之菱芡芙蓉也鬱然而

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

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謂為方貢

之澤宮

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註澤澤宮

而

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

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

謂莊文

子也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註云老子弟子

莫不揔統以至虛為

極得受益之道

書謙受益

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

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

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

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矣

英明與禮記美

哉輪焉美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

徒撼幽發粹

居○撼抽切

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

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

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

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

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

之德不可以不記之一有字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

公刺柳時為桂

州裴中丞行立作訾姓也音紫又即移切一無裴中丞三字

苑曰訾今齊人本姓蔡氏漢元帝功臣表有樓虛侯訾順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

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務馳也

不陵危環山洄江洄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

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

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作堅署之左曰灘水

署州署也灘水出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

南之山川謂山嶠達于海上於是

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

裴公來蒞茲邦裴行立元和十二年

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

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養

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

公既施慶于下元和十二年冬十月克淮乃

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一作憇悼前之遺

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開壤伐惡木剌與草剌

扶勿切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若飄浮上

騰以臨雲氣莊子乘雲氣御飛龍萬山面內重江東隘

鳥懈切聯嵐含輝合嵐盧旋視具宜具一作其常

所未覩倏然乍見手與互同以為飛舞奔走與游

者借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周禮夜考南

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司馬相如賦步

言其下可以行步即周若一會北有崇軒以

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開館比舟為梁也

與波昇降一作升苞灘山涵龍宮一作含昔之所

大蓄在亭內一作亭日出扶桑淮南子曰出于

扶桑東夷地名雲飛蒼梧在今梧州海霞島霧來助游物

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畫極

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班固西

顯音浩白也。顯氣之清英。○ 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

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安期生琅琊阜鄉人史記始皇之碣石燕人盧生求羨門接

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

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

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

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闌

闌音環潰市牆曰闌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

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

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

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

不足以瓌觀

瓌一作環。瓌音灌。姑回切。觀音灌。

非是洲之曠不

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

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藉或作籍。藉謂記也。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集中有柳

中丞墓誌及祭文按記云歲在辛卯蓋元和六年而墓誌載其

是年八月卒豈此記在前作歟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

以面勢

面勢謂方面形勢事本周禮

無樽櫨節枕之華

柱

也櫨柱上跗也

語山節藻枕註節者柄刻鏤

為山枕者樑上楹畫為藻文

○樽音薄櫨音

音拙

盧枕不斷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

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

莊子逍遙遊篇適莽蒼者

然起於莽蒼之中

三飡而返莽蒼草野之色

莊子逍遙遊篇適莽蒼者

是山萃

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

左傳桓二年臧哀伯之辭

是山萃

邨切謂突出也

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

邨切謂突出也

馳奔雲矗

初六切

亘數十

竝作上聲○萃慈

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

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

國語戎翟荒服在九州之外荒忽無

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

國語戎翟荒服在九州之外荒忽無

常故曰荒服言此
以見邕州遷遠
俗叅夷徼
音叫周王之馬

跡不至
謂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肆意遠遊宿于崑崙之阿賓于西王母鷦于瑤池

之上而不至此也左傳昭十二年穆王欲謝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公之履齒不及
南山史謝靈運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

其後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
和元

六年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
公從兄名寬字存諒

公嘗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于郡藩即謂此也夫其德及故信孚信

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

以寄勝槩迺塹迺塗
書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塹安○塹音洧

也仰塗

作我散字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

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

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

椒山顛也椒一作極

於

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

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

矣

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自為序有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

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是亭也僻介閩嶺佳

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

一作

是貽林

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字一韓無本註刺史

韋彪公貶永州十年其州刺史

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

史崔君敏見南池讌集序及墓

誌後又有崔簡者未上以罪去

見簡墓誌等文十年刺史崔能

謂韋公蓋在七八年間者也見

上嶺南鄭相公啓及黃溪祈雨

將為穹谷堪巖淵池於郊邑之中

將為起句

篋文法○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

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

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

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九疑山名在零

陵麓山其始度土者書惟荒環山為城有石

焉翳于奧草于平一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

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

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

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

立如蠲之瀏如

音溜水清貌

既焚既醜

山宜切

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

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

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

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

輔勢勅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

之崖間則隱顯通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

譙門之外

漢書陳勝攻蘇守丞譙門中

名譙故謂美麗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

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
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
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
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
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米土石水
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
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
漏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一作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
法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

崔公名能公嘗作湘源二妃廟碑云州刺史

史御史中丞崔公即此

來蒞永州聞日登城北墉

開一作百

墉垣也

臨于荒野藂翳之隙

藂與叢同聚也

見怪石

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

伐竹披輿歌側以入

側一作仄

繇谷跨谿皆大石

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

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

虛加切

搜其根則蹄股

交峙

股一作肱

環行卒愕

卒七沒切

疑若搏噬於是

剗闢朽壤翦焚榛蕨

於廢切與穢同荒蕪也

決澮溝導

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

者始判清濁効竒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

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

掖肘掖臂下也

可

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于淵源莫究其極

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

攢當作噴噴岿小山貌巒小山而銳也○

攢在官切

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

年八十曰耄

雜然

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齟

也詩黃髮齟齬註壽徵○

未嘗知此豈天墜

齟音倪齒落更生細者

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

名公曰是石之數亦不勝也以其多而命之

曰萬石潭臺者其言由懿公之名亭也豈

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

盈一作贏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乎

不敢頌休聲祝于明神祝下有漢之正公扶

號萬石西漢表顏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五百石我公

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以

論侯相書兼子建改甲飲九次慶皆以

子管二千石人臣尊寵乃我公之化始于

舉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易自天祐之野夫獻

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易自天祐之野夫獻

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

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一有薛令作三字零陵

之任序云假令零陵二年矣然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天不然夫氣

月日不可攷要皆在永州作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

高明之具使之清寧乖夷恒若有餘然後理

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

汚塗詩彼 羶膏餼馬糝

藩以蔽之為

薛存義以惠能開

使假湘源令屬 免賦擾民訟

于牧推能濟弊來蒞

歌適租匿役暮月辨

首服音 民既卒稅

獨門不施胥吏之

鼓本作鼓徒宗切鼓聲也雞豚糗醕丘

去九二切藜米麥也得及宗族州牧尚焉

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

澹然自若也音澹乃發牆藩驅羣畜決䟽沮

洳搜剔山麓音鹿萬石如林積坳為池交切地

也下有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瓊蕭條壠

音籠瓏即玲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

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

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

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作土乃作三亭陟

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水更衣膳饗

饗於恭切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

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禪謀

謀野而獲左傳襄三十一年禪謀能謀於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使乘車必子彈琴

而理宓不齊字子賤為單父宰鳴琴而下堂

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彼任力我亂慮滯

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

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
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
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
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世綵廖氏
刻梓家塾